

“不声不响”的谌容(上)

任芙康

一个多月前,恰逢立春,谌容逝世,静寂无声。我一位大学同学,与她熟悉,且为同院邻居,竟全无所闻。呜呼,皑皑白雪之时,茫茫红尘之中,又少了一位友人。

难过的心,有些摇荡,一下想到范荣康——谌容的丈夫。

1970年秋后某天,经部队谢姓首长引荐,结识老范。此后隔三岔五,便去王府井的《人民日报》送稿。当时我掌握一张票额十元的公用月票,可任意(任性)乘坐北京市所有线路公交车。所谓“送稿”,凡言论文章,就送评论部主任范荣康。

有时将装稿的信封放传达室就走。有时想当面聆教,须先申请,内部电话问“同意”,填写会客单,然后等人来接。报社大楼共五层,评论部位于四层,无电梯,老范虽然腿脚稳健,对他亲自下楼,我亦过意不去。老范总是轻描淡写:没关系,走走也是活动。

1972年3月,春山如笑,来了两个上学去处,一是北大读哲学,一是南开念中文。内心虽有挑选,仍进城访教。老范听懂了我之所爱,便说,兴趣最要紧,你上天津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转业《天津文学》。后又得柳溪大姐赏识,左右该刊小说版面。其时,谌容的《人到中年》震动文坛。1986年夏

天,我张罗《天津文学》小说作者大兴安岭采风。因老范这层关系,谌容欣然应邀,携梁欢同住。一路上,谌容神闲气定,专注景物,属于“览胜团”模范团员。

这次林区笔会,我们率领的食客,浩浩荡荡,多达五十余人。承蒙牙克石森林管理局全程款待,其无微不至,作为当事人,我唯有发出幸福的叹息。

集中参观数日,便兵分三路,赴根河、图里河、莫尔道嘎三个林业局。人员分配前,莫尔道嘎早被叶楠渲染上天:“大兴安岭最后一块原始森林。”没有人能抵御这一神仙蛊惑,包括我自己,早有私念,到时“亲自”带队。协助者有张伟刚、康弘、刘占领诸位,叶楠、何士光、黄济人、方方、蒋子丹等已抢先报名。人员分配停当,谌容才获知自己要去根河。她来找我,说既来林区,也想看看原始的样子。这其实怪我,活动事务庞杂,竟忘记询问老乡。事已至此,我只能据实劝慰:调换已不方便,名家须得兼搭。没说几句,大姐宽厚一笑,川话答我:莫得来头,根河也没去过。她那一队,应该也很热闹,名流另有蒋子龙、冯苓植等人。

当重返牙克石,方知三个可爱的林区,都有秀山丽水,都有感人境遇,都有他处所无的“绝活”。总之,皆大欢喜,尽兴而归。我本一直

忐忑,见面后,专与谌容母女聊聊。梁欢特别开心,屈指细数根河吃到的种种南国水果,又夸伙食忒讲究了,厨师都曾沈阳学艺,能在大虾身上雕出花来。谌容笑着,点头为梁欢作证。

有次我告诉谢首长,谌容来天津写稿,我们为她联系了睦南道130号一个套房。头晚入住,她里瞧外看,十分满意。转天上午再去,她让我坐书桌前听听。好奇中,我落座屏住呼吸,便入耳一种遥远、沉闷的声音,分辨不出响自何处,却有余音绕梁的执着。这叫人怎能伏案?遂起身下楼换房。谢首长听罢,哈哈大笑,说是无独有偶,他亦曾安排谌容住进部队外宾招待所“码字”,凑巧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动静,最后换房便安。我们共同的结论是,谌容喜静,确实消受不起异响的造访。

仅仅因着谌容自己,仅仅因着丈夫老范,仅仅因着儿子梁左、梁天,仅仅因着女

儿梁欢,她家在京城,已是名副其实的豪门。更何况亲人们叠加的声誉,又有几家可比?但煤渣胡同的住房,颇欠应有气派。除却橱里、柜内的书刊,光看器具、陈设,就是一户寻常人家。好在那时的大众,都不太敏感,只着眼于人,对人之外的物,并不多想。

有次赴京,头天电话预约看望。翌日进门,觉出满屋紧张。谌容见我,直接吩咐,孙女发烧,咱们去趟医院。我扔下提包,脱去外套(明白碰上体力活了,也知医院距离,必得轻装才好),抱起哭闹不止的孩子便走。谌容锁门随后。出胡同右拐,直行千米有余,到得同仁医院。谌容似有熟人,径自要求医生给孩子打针退烧。很快病娃呼呼睡去,她又指挥离院回家。来回两个千米,我内衣汗透,双臂发酸,但见孩子平稳,我亦不再心慌,只是口渴,端杯大饮。《人到中年》的主角,便是一位医生。谌容能出神入化地创造出陆文婷,显然于医术已具相当常识。我看她对孩子病状的判断,句句都是同医生做同事般的商讨。端庄的谌容,平素少言,这天的大姐,临事不乱,竟有满脸英气。

瑙鲁鸟粪,福兮祸兮

瑤华

位于南太平洋中部的小岛瑙鲁,原本被殖民者视为一块贫瘠的土地,却因为一次偶然的发现,实现了命运的转折。

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南太平洋岛屿群一带,受到季风影响,海水下层营养物质被风力推动上升,吸引鱼类集聚,引来大量海鸟在岛屿筑巢。由于当地天气普遍干燥炎热,鸟类粪便不易分解,经过多年堆积、风干,形成类似砂石的细颗粒混合物,其中富含氮、磷等元素,可以加工成优质的农业肥料。

瑙鲁的陆地面积仅有21.1平方千米,但80%的地表都被沉积的鸟粪所覆盖。1899年,太平洋群岛公司悉尼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偶然注意到一块被人从瑙鲁随意捡来、充当门挡的石头,在测试成分后,发现它是优质的磷酸盐矿石。太平洋群岛公司很快更名为太平洋磷酸盐公司,启动了对瑙鲁鸟粪资源的开采。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度占有了这片资源。

1968年,瑙鲁宣告独立,

售卖鸟粪的利润让它实现了高收入、高福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万美元。暴富并没有让瑙鲁的教育科技水平出现明显的提升,只是让瑙鲁人过上了吃香喝辣的“炫富”生活,家家购置豪华而不实的豪车。由于饮食毫不节制、爱喝含糖饮料,瑙鲁糖尿病患者比例居于世界首位,岛上随处可见体重超标的男女老少。

售卖资源终非长久之计,瑙鲁政府曾经在澳大利亚开发国际房地产项目,准备让岛民全部搬迁到同一座大厦内居住,这一新闻轰动一时。无奈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瑙鲁政府无法偿还通用电气的2.36亿澳元贷款,只能以房抵债,宏伟的“瑙鲁大厦”计划随之成了泡影。

今天,瑙鲁周围的海域已被磷酸盐径流污染,陆上消失了至少80%的原始植被,大部分土地成了如同月球表面的不毛之地,只剩下嶙峋的石灰岩尖锥。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都导致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纵然瑙鲁人已经认识到不能涸泽而渔,也是悔之晚矣。

百草园 邂逅 尹元钧



人际关系,须警惕沉迷网络世界的虚情假意,勿疏忽现实生活中的守望相助。

的脸气鼓鼓地别到一边。“算了,还是别告诉她了。瞧那样也像是个不好惹的主儿。”司机这样想,但还是忍不住往后瞄上几眼。红妹不敢抬头,她知道,如果抬

机把约车订单截图,又提前编好了一段文字,准备一旦有情况马上发给家里人。

结果不等司机做出过分举动,车就到目的地了,红妹不敢停留,转身就跑进了那间相亲的咖啡馆。司机则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临下车时又在反光镜前认真整理了衣袋,然后亮亮了去往咖啡馆的楼层……

多年后,每当回忆起那次车上的提前相遇,他就暗自慨叹,幸亏那天在咖啡馆他沟通及时,主动提示她擦一擦脸,不然她怎么会转“怒”为笑,更不会有日后的这段姻缘了。

量真的不多。有些人和你聊天都聊不到一起,更别谈心灵契合了。

在浮躁的生活中,利益、疏隔、谣诼等东西会“啃食”友情,当那种不好的情况出现时,我们应该试图挽留,倘使真的无法挽留,那便放手吧。毕竟,友情也是双向奔赴,而不是顾影自怜。

有的人在生意场上不得不结交各种人,扩充人脉,积累资源。人脉广了,做生意更容易成功。难不成交友是有强烈的功利性吗?就算有,也不能全盘否认。因为

友情的底色是很复杂的,必须尊重客观实际。

真正值得珍惜的友情,是双方的能量与磁场接近,相互吸引、欣赏。当然,正常的友谊,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有雅俗之分。

在我们的一生里,每一段时期都会遇见一些人,有时还会和他们说再见。能够留下的友人,一定要珍惜。缘来则喜,缘去无恼。

现代人的生活乐趣之三

家马遇到野马,互诉衷肠,抱怨对现状的不满。家马向往野马的

无拘无束,野马羡慕家马的稳定生活。它们商议后,决定互换生活。

家马来到草原,得到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却没有防备的本领,被一群饿狼咬死;野马脾气暴躁,

不服主人调教,不愿驾车出行,终被主人卖掉。

别人的惬意,只是光鲜的一面恰好被你看到而已,而那些酸楚,他是不愿讲述的。你脱离实际,羡慕、模仿他的生活,大概率会吃亏。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不可复制的。

曾经在云贵高原大娄山中工作15年,我的青春曾停泊在山中。回青春曾停泊在山中。回青山依然那样空灵,静穆在蓝天白云下。当年血气方刚对着大山呐喊,如果大山有记忆,想必存照了我的少不更事和狂妄自大。

大山古老的风物,是泰然自若的磅礴。在大山的怀抱里,人只是一粒芥末,犹如把一滴水投入沧海之中。亦如在中国山水画中,人物一律被处理为一寸半寸的形象。在山中,是在接受消除狂妄的洗礼,除掉许多愚妄的野心和不必要的烦恼。

听一位建筑家演

讲,他口若悬河,历数着自己的一件件杰作。从山里走出的我,突发奇想:假如把他设计的高楼,搬移到大山深壑,就可以立刻判断什么叫做宏伟,什么叫做自称宏伟。无言的大山,以我行我素的自然风光,鄙薄世人虚无的优越感和以自我为中心。

哲人说,人类永远不可能以城市战胜旷野。仁者乐山,不一定以挤占大山、登高小天下为乐。文明社会需要“知可为,知不可为”的健康心态。人啊,在与大自然相对时,假如多发一点深省,也许就多了一点望峰息心的实在。

交友

安频

有次聚会,我听老友说到一个现象,部分人通过交友软件认识网友,线下见面后被骗。由此,我感叹说:“虽然现在的交友方式变了,但交友的真心不能变。”

一位小学同学和我交往了40多年,我们从未吵过嘴,感情很好。虽然不是日日相见,却能在关键时刻,互

相给予安慰和帮助。他喜欢文学,我喜欢写作,我们在一起时聊古今中外的名著,心情很轻松。那种欢愉,是胜过赚大钱、开豪车的。在这个世界上,质朴的友情,可以抵挡住世俗的侵蚀、诱惑,历久弥新,是很难得的。从他的身上,我知道了交友的核心是看人品。有的人忽视了这个核心,上当吃亏的不在少数。

有人喜欢炫耀自己的微信上有多少好友,但通常这只是个虚浮的表象。可以走进你内心的真正朋友,数

相亲

春来茶馆

要不要告诉她呢?”

红妹紧张得要命,因为她隐约觉得司机好像要张口说什么,她真怕对方吐出什么过分的话。于是她故意装出一副怒目的样子,把一张好看

相亲

春来茶馆

要不要告诉她呢?”

红妹紧张得要命,因为她隐约觉得司机好像要张口说什么,她真怕对方吐出什么过分的话。于是她故意装出一副怒目的样子,把一张好看

山中

钟治德